

唐诗文化学

蔡镇楚 著

海南出版社

自序

你也许读过几首唐诗，知道李白、杜甫的浩歌；你也许学过几首宋词，聆听过苏轼、李清照的悲吟。

在周边国家与地区，在国际汉学界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从著名学者到一般懂得一点汉语的人，往往为自己能够背诵几首中国的唐诗宋词而引以为自豪。

你可知道，日本的一些商店每到春意正浓的时节，就把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画像及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挂在商店的门面上。

你可知道，一代辉煌的唐诗早已出国远游，成为西欧各国艺术宫殿上最高雅的艺术贵宾。1998年5月，德国一个著名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交响乐《大地之歌》，就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伟大作曲家玛勒“根据中国的唐诗创作”而成的。据说，其中第一乐章《愁世的饮酒歌》出自李白的《悲歌行》，第二乐章《寒秋孤影》署名“TSCHANGTSI”，第三乐章《青春》署名“李太白”，第四乐章《美女》出自李白的《采莲曲》，第五乐章《春天的醉汉》出自王维的《送别》，第六乐章《永别》出自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

(见陈秉安《唐诗出国“游”出难解之谜》)

德国交响乐《大地之歌》，虽然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而成的，但鉴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隔膜，已经成为唐诗文化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例如其中署名“李太白”的《青春》歌词德文译文为：

在那小小水池的中央，
伫立着一座绿色琉璃的小亭，
上面盖着白色的屋瓦。
好像是猛虎的弓背一样，
翡翠的小桥弯弯地横跨到小亭上。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
穿着华丽的衣衫，
饮酒畅叙，赋诗作乐，
丝袖拖地，帽带飘垂。
在平静的湖水面上，
一切都奇异地倒映出来，
绿色的琉璃小亭，
覆盖着白色的屋瓦；
新月形的弯桥，
犹如倒立的弓。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
穿着华丽的衣衫，
他们饮酒、畅叙，
赋诗、作乐。

这是译文，原诗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是李白？还是李白的这首原诗在中国早已失传？还有德文署名“TSCHANGTSI”的《寒秋孤影》，德文译文为：

兰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

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
好似画家把翡翠似的绿粉，
轻撒在娇嫩的花朵之上。
鲜花已失去它的芬芳，
寒风将花朵吹落在地上。
凋谢成金色的莲花，
即将随波荡漾。

.....

我已困倦，
灯已熄灭，诱我入眠，
长眠之地啊，我已来到你这里，
赐给我平静吧，我需要休息。
我心中的秋日过于漫长，
我在孤寂中啜泣，
亲爱的太阳啊，
你为何不再放射光芒，
亲切地把我痛苦的泪水晒干？

从德文的汉译来看，其原作者是张籍，还是张继？我们这些从事唐诗研究的人，都说不清，道不明，一时很难破译出来。这是千古唐诗之谜，是唐诗出国远游而出现的难解之谜。这个谜底，留给后人去揭开吧！

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我认为，用“诗魂词心”这四个字来概括唐诗宋词，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代辉煌的唐诗宋词，正是唐代诗人之魂与宋代词人之心的艺术再现。

唐诗宋词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局限，没有民族的隔绝，没有国别的制约，没有地域的障碍，它像一只美丽的和平

鸽，始终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悠远而广阔的时空中自由地翱翔。

唐诗宋词，早已走出国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面对这一宗巨大的精神财富，面对这一块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应该怎么办？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和唐宋诗词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我在这里提倡广大青少年（包括其他学科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多学点唐诗宋词，并非纯粹是出于专业与艺术旨趣方面的考虑，而是有其更广阔、更深层的文化思考。

其一，从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唐诗宋词是诗歌王国的皇天后土之中崛起的两座诗歌艺术高峰，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生活、艺术心灵、文化性格、审美情趣的文学观照与历史积淀。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企图挣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好比鲁迅所讽刺的“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幼稚可笑。更何况唐诗宋词所体现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继承与弘扬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后代青少年的神圣职责，既有益于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塑造青少年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有利于高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创建更加灿烂辉煌的民族新文化，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再度复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二，从民族特质而言。所谓“民族性”，一般来说就是带有世界性的。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以勤劳善良、温柔敦厚而著称，其文化性格乃是颇具民族性与个性化的。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灵与文化性格的艺术结晶。东西方各民族，都追求人生理想与思想境界中的“真善美”，但立足点不同。西方立足于宗教信仰，追求基督教徒心目中的“真善美”；而中国则立足于哲学——伦理学，追求理性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中的“真善美”。从

孔子创立儒学开始，中国人就以“真善美”作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行准则，追求“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因而，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树，始终是“真”以“美”为华，“美”以“真”为实，而“真”与“美”则以“善”为根，三者相得益彰，相续相禅，相辅相成，和谐一体，生机勃勃地成长在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皇天后土之中。我以为唐诗宋词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中国人所执着追求的“真善美”这种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中国的现代青少年若要把握中国人所执着追求的“真善美”之真谛，不读唐诗宋词行吗？

其三，从审美鉴赏而言。审美鉴赏，是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审美鉴赏，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艺术。什么文学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军事艺术乃至自然艺术、空间艺术等，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人类生活，不知要倒退到怎样一个愚昧的时代啊！唐诗宋词，作为中国人诗歌艺术生命和审美情趣的艺术载体，作为审美鉴赏的最高艺术境界，其阅读与欣赏程度，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下。唐宋诗人及其传世佳作所体现出来的诗化的社会生活、诗化的人格理想、诗化的艺术境界、诗化的语言修养、诗化的审美情趣、诗化的美学精神，无疑都将在我们后一代的筋骨、体魄、血脉和灵魂中得到无尽而完美的升华，以铸造我们民族的筋骨，健康我们民族的体魄，活跃我们民族的血脉，净化我们民族的灵魂，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整体文化素质。

其四，从教育传统和人才培养模式而言。中国的国民教育，历来是通过教与学，提倡读写结合，教学相长，全面发展。大教育家孔子则以“文、行、忠、信”为教育内容，既重视书本知识，又注重社会实践和道德人品。人才的培养，多注重从幼儿教育抓起。古往今来，凡是稍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儿女呀呀学语之时，大多以唐诗宋词为蒙学读本，让小孩背诵其中的佳句名篇，于耳濡目染之中，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诗歌艺术美的熏陶。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智力开发,比琳琅满目的玩具,要高雅、文明、实效而意义深远得多。孩子真的长大以后,虽然所学专业各异,但是唐诗宋词对各类专门人才的艺术感染和心灵观照,是长期起作用的。特别是唐诗宋词所展示的中华民族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人格修养和优秀品德,诸如情系中国,忧乐天下,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爱国情结;胸怀大志,致君尧舜,要求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关心社会,体恤民瘼,为民请命的儒家风范;尊老敬贤,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反对侵略,同仇敌忾,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淡泊名利,蔑视权贵,正直不阿的人格理想;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自强不息的宽阔胸怀;克己让人,以和为贵,反对“文人相轻”的生活准则;嬉笑怒骂,抒情言志,面向社会人生的诗学意识,崇尚自然,正视现实,尊重历史,追求“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等等,都是现代青少年或专门人才的思想素质、人格修养、道德风范、人生态度、理想境界所不可或缺的。

中国文化史的历史长河有许多荣耀与辉煌,唐诗宋词的时代是这些辉煌历史的峰巅。

我常想,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和传承,相续相禅,生生不息。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来看,丢掉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中华民族不是这样,因为炎黄子孙们既善于继承,又敢于创新,在吸收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可以预见,唐诗宋词的格调与神韵,将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和魂魄之中,成为未来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遗传基因。

唐诗,是诗歌王国的缪斯女神;

唐诗,是中国文学中的巍巍昆仑;

唐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艺术精英!

因此,我们能在千年之后,阅读辉煌的唐诗,吟唱唐人的诗歌,倾听

唐人的呼声,研究唐诗创作的诗境神韵,与唐才子们相知相缘,心灵交媾,这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运。

一代唐诗,内容丰富,情趣高雅,境界超妙,艺术精微,是中国诗歌艺术之集大成者。我在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唐诗,虽涉甚广,却亦如九牛之一毛也,很可能是得其皮毛而失其筋骨,得其真谛者更是微乎其微矣。然而,作为后学,我则尽量以心会心,去体味唐人的心灵韵律,去领悟唐人的诗外人生。我读唐诗,我研究唐诗,与他人注重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等有所不同者,就在于我所注重的是“知人论世”,即知其人而论其世,以体察唐人的 人生感悟,并从中去经受社会风雨人生的洗礼,去接受先贤理想完美人格的陶冶。

《唐诗文化学》,是我从事宋词文化学研究的姊妹篇。但与已经出版的《宋词文化学研究》一书之注重系统性而异者,《唐诗文化学》是心得型的,资料型的,随笔型的著作,采用诗话体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行文随意,其中的若干统计数据都是我一个个数出来的,为了某一数据,往往一数就是一天一夜,耗费了多少心血啊!因此,我不再追求理论体系之完备与逻辑结构之严谨,只求其对一代唐诗作出比较合理的文化解读,而且这45个专题项目,全以点悟式方法,提纲挈领,点到为止,不做系统论述,虽有言犹未尽之感,但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一个自由想象和再研究的学术空间,提供了一系列唐诗研究选题,可做若干个科研课题。这种学术气度和学术风格,是一般学术著作所不曾有过的。在撰写过程中,我采用读写相结合的方法,全凭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影印本《全唐诗》,字体细小,又无标点,边读边写,读来读去,翻来翻去,很少去参考其他学者出版的唐诗研究著作,信笔所至,吉光片羽,自由行文,不拘一格,希望能给千百年来的唐诗研究带来一丝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

这部书稿,是我长期从事唐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成果之一。2000年八月,我曾以此为讲稿在本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讲授过三次,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普遍反映“视野开阔,内容充实,研究风格自由活泼,是世纪之交唐诗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代表着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方法,可以一新人之耳目”。这些感受和评价,不无溢美者,然而亦可见学生对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尊重。

学问重于功名。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我已年近花甲,做这种艰苦的学术研究,为名耶?为利耶?非也。名与利,于我何求?只是兴致所至而已。

去年的今日,一个秋意正浓的日子,我与高足李清良博士带本科学生去游览位于株洲县湘江边的千年古刹空灵寺,上江洲,听课诵,寻觅当年杜甫的足迹,早已顿悟,曾吟成[一剪梅·游空灵寺]一阙词云:

殿宇空悬江自流,山也幽幽,水也幽幽。当年杜圣携家游,诗亦千秋,文亦千秋。

长恨人生多舛忧,功亦何求,名亦何求?潇湘千古一诗俦,心系江洲,梦系江洲。

王维曾说:“晚来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是诗人晚年的心态。学问在于积累。我们做学问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到这个年岁,反而是学术思想最成熟的阶段。有朋友说,师大中文系的老教授都是“穿布鞋”的教授,以书卷为伍,与世俗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我也是“穿布鞋”的教授,一直在做“书房之梦”。从苦难的社会人生中走进书房,又从书房走向国际学术讲坛。而面对着愈演愈烈的世纪末的“学术腐败”,我现在从事的唐诗文化学研究,

仅仅是一种兴趣,一种学术责任,一种自主的著书立说,一种理性的文化思考,一种“为学术而学术”而已。因为我深信,功名易逝,学术永恒!

蔡镇楚 2000年1月9日

目 录

序.....	(1)
1. 诗	(1)
2. 唐诗	(6)
3. 唐诗文化学	(10)
4. 唐人气象	(13)
5. 唐诗与唐代文学思潮	(15)
6. 唐诗出于台阁宫闱	(20)
7. 唐诗主“情”	(27)
8. 唐诗与中国神话	(38)
9. 唐诗与汉魏风骨	(58)
10. 唐诗与道教文化	(62)
11. 唐诗与佛教文化	(66)
12. 唐诗与宗法文化	(72)
13. 三教论衡	(87)
14. 唐诗与文人生活方式	(93)
15. 唐诗与科举制度	(102)

16. 唐诗与婚姻家庭	(109)
17. 唐诗与书法艺术	(123)
18. 唐诗与绘画艺术	(128)
19. 唐诗与音乐舞蹈艺术	(131)
20. 唐诗意象	(136)
21. 唐人诗格	(139)
22. 唐诗与士大夫迁谪命运	(141)
23. 唐诗与女性文化	(147)
24. 唐诗创作中心京都长安	(151)
25. 唐诗与地域文化	(154)
26. 唐诗与长江黄河	(160)
27. 唐诗与隐逸文化	(165)
28. 唐诗与农业文化	(175)
29. 唐诗与酒文化	(185)
30. 唐诗与茶文化	(192)
31. 唐诗与民俗文化	(196)
32. 唐诗与商业文化	(201)
33. 唐诗与安史之乱	(208)
34. 唐诗与杨贵妃	(214)
35. 唐诗与军旅文化	(219)
36. 唐诗与永贞革新	(226)
37. 唐诗与朋党之争	(231)
38. 以诗为诗与以文为诗	(237)
39. 唐代咏史诗	(239)
40. 唐诗与外交文化	(242)
41. 唐诗与数文化	(250)
42. 唐诗与梦文化	(262)

43. 唐诗与唐代文化传播	(267)
44. 李杜之争	(283)
45. 唐宋诗之争	(295)

附录:

1. 诗心与画心	(301)
2. 中国诗文化与文化诗学	(312)
3. 千秋诗话 功罪几何	(328)

跋尾:

呼唤文化智者	(345)
--------------	-------

1. 诗

在中国,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是一个最亮丽、最诱人的字眼。人们最喜欢以“诗情画意”与“如诗如画”来形容某种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之美。

然而,“诗”为何物?

古往今来,人们的诗学观念不同,理解角度不同,对诗的阐释,真如烂漫的春花一样千姿百态。

或曰:“诗者,志也。”

这是从诗的社会功能方面阐释。“诗言志”之说,人称出自于《尚书·尧典》。《传》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何谓“志”?闻一多《歌与诗》从诗的社会功能的演变过程分析之,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说文》云:“诗者,志也。从言,寺声。”许慎解诗,取类于人,近取之于人之口与人之言,而远取之于人之心者,故又云:“志者,心之所之也。”从语文学考察,“志”,从士从心,起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即牢记在心里。又颜师古《前汉书》注曰:“之,记也。积记其事也。”与志同,或作识。故有记忆之义。《说文》又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

秦诸子所谓“诗言志”者，主要还是指思想、志向、抱负，故有阙一多所谓“怀抱”之义。如《毛诗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释名·释典艺》本之云：“诗者，之也，志之所之也。”先秦诸子皆主“诗言志”。可见“诗言志”之说，乃是先秦诸子的一种共识，一种共同的诗学观念。

或曰：“诗者，持也。”

这是从诗的创作主体方面阐释。《类篇》云：“诗者，承也，持也。”《礼·内则》注曰：“诗之言承也。”疏云：“《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奉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又《尚书正义》引语曰：“《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后人认为，以诗持志者为之诗。故此说系“诗言志”之说的一种变异而已，然而它突出的是诗歌创作的主体。

或曰：“诗缘情”。

这是从诗与情之关系而定论的。陆机《文赋》率先倡言“诗缘情”之说。“诗缘情”者，或言诗缘于情，或言诗以情为缘，都强调诗的抒情特质，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白居易认为，诗应该像一株常青树一样，以情为根本，以言为树苗，以声为花朵，以义为果实。明人谢榛《四溟诗话》云：“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人们突出的还是一个“情”字，“情”是中国诗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诗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内部机制。

或曰：“诗者，天地之心。”

这是从作为诗歌抒情主体的“人”的角度来界定的。刘熙载《艺概·诗概》云：“《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所谓“天地之心”，就

是指人。《礼记正义》疏云，人为“天地之心”者，其内涵有二：一是人生存于天地中央，犹“人腹内有心”；二是人“动静应天地”，是万物之灵，犹如心是五脏中之“最灵”者。刘熙载根据《诗纬·含神雾》与文中子之说，以“诗为天人合”，说明诗乃是人的主观情趣与客观自然景象之妙合无垠，是自然天地之美与诗人人格之美的和谐统一，所追求的正是董仲舒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与人生境界。明人钟惺《诗论》说：“诗为活物。”认为诗是充满着艺术生命力的，其生命力来自于天地乾坤，来自于天人之合。南宋陈人杰[沁园春]词亦云：“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慳。”这是理学家的诗学观念，认为诗贯注着的是“乾坤清气”，是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或曰：“诗者，乐章也。”

这是从诗的音乐功能方面阐释。《荀子·劝学篇》云：“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注云：“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此中之诗，是指《诗三百》。古时《诗三百》皆合乐，故荀子谓诗为中和之声之所寄托者。诗是古代音乐的重要载体，所谓“诗乐舞”三结合而为一体，要求诗必须合乎中和之声，方不至流于淫荡，不至脱离儒家诗教的艺术规范。

或曰：“诗者，诵也。”

这是从诗的语言交际功能方面阐释之。《汉书·艺文志》云：“诵其言谓之诗。”诗可歌可诵，故孔子有“诵诗三百”“歌诗三百”之说。歌诵之目的，在于《旧唐书·经籍志》所云：“诗以纪兴衰诵叹”。以诗纪兴衰，以诗诵叹人生遭际者，皆以语言出之。所以宋人戴复古[沁园春]词上半阙云：“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人生。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蹭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夫诗者，皆吾依平日、愁叹之声。”

问世间“诗”为何物？唐人对“诗”的认识与理解而做的文化阐

释，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啊！诚如唐僧贯休《诗》一诗所云：

经天纬地物，动必是天才。

几处觅不得，有时还自来。

真风含素髮，秋色入灵台。

吟向霜蟾下，终须神鬼哀。

白居易《一字至七字诗》亦云：

诗。

绮美，瑰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世间惟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这就是唐人的诗学观念与审美情趣。在唐人的心目中，“诗”是经天纬地之物，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之物，是人世间、心灵中的绮美瑰奇之物。

前人之论，可谓多矣，全矣，妙以加矣！

综合前人之论，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基点之上来考察诗，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诗是云霞晨曦，花木虫鱼，风雨雷电，河岳海峤；

诗是秦淮烟雨，平湖秋月，南国红豆，洞房花烛；

诗是边塞折柳，古角吹寒，阳关醉酒，长亭送别；

诗是时代风云，社会风貌，民俗风情，历史回音；

诗是人生足迹，生活遭际，情感纠葛，悲欢离合；

诗是社会现实生活的诗化，是治国经济策论的诗化，是历史风云与政治时事的诗化，是民族文化心灵、气质、性格与美学精神的